南唐近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南唐近事
作者：鄭文寶　北宋

宋鄭文寶撰。文寶有《江表志》，已著錄。是書前有自序，題太平興國二年丁丑，蓋猶未仕宋時所作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作《南唐近事集》，名目小異，未詳何據，然《宋史》多舛謬，「集」字蓋誤衍也。其體頗近小說，疑南唐亡後，文寶有志於國史，蒐采舊聞，排纂敘次，以朝廷大政入《江表志》，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。其餘叢談瑣事，別為緝綴，先成此編。一為史體，一為小說體也。中如控鶴致斃一詩，先見蜀何光遠《鑒戒錄》，乃女冠蔣煉師事，而此以為廬山九空使者廟道士，似不免於牽合附會。又如韓偓依王審知以終，未見南唐之平閩，乃記其金蓮燭跋事，亦失斷限。然文寶世仕江南，得諸聞見，雖浮詞不免，而實錄終存，故馬令、陸遊《南唐書》采用此書幾十之五六，則宋人固不廢其說矣。書中以慶王宏茂作王宏，嚴可求作嚴求，劉存中作劉存忠，所記姓名多與他書不合。又此書之杜業，《江表志》作杜光鄴，尤自相違異。殆傳抄者有所訛漏，不盡舊本歟？

序

南唐烈祖、元宗、後主三世，共四十年，起天福丁酉之春，終開寶乙亥之冬。君臣用舍，朝廷典章，兵火之餘，史籍蕩盡，惜乎前事十不存一。余匪鴻儒，頗常嗜學，耳目所及，志於縑緗，聊資抵掌之談，敢望獲麟之譽，好事君子無或陋焉。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，江表鄭文寶序。

卷一

烈祖輔吳之初，未踰強仕，元勳碩望，足以鎮時靖亂。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、李德誠、朱延壽、劉信、張崇、柴載用、周本、劉金、張宣、崔太初、劉威、韋建、王綰等，皆握強兵，分守方面，由是朝廷用意牢籠，終以跋扈爲慮。上雖至仁長厚，猶以爲非老成

無以彈壓，遂服藥變其髭鬢，一夕成霜。洎歷數有歸，讓皇內禪，諸藩入覲，竟無異圖。

烈祖嘗晝寢，夢一黃龍繚繞殿檻，鱗甲炳煥，照耀庭宇，殆非常狀，逼而視之，蜿蜒如故。上既寤，使視前殿，即齊王凭檻而立，偵上之安否。問其至止時刻，及視向背，皆符所夢。上曰：「天意諄諄，信非偶爾。成吾家事，其惟此子乎！」旬月之間，遂正儲位。齊王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。

江都縣大廳，相傳有鬼物據之，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爲瓦礫所擲，或中夜之後毀去案硯，或家人暴疾，遺火不常，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，始獲小康。江夢孫聞之，嘗憤其說，然夢孫儒行正直，眾所推服，無何自秘書郎出宰是邑。下車之日，升正廳受賀訖，向夜具香案端笏，當中而坐，誦《周易》一遍，明日如常理事，蔑爾無聞。自始來至終考，莫覩怪異，後之爲政者皆飲其惠焉。

金陵城北有湖，周迴十數里，幕府、雞籠二山環其西，鍾阜、蔣山諸峰聳其左，名園勝境，掩映如畫，六朝舊跡，多出其間，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，《建康實錄》所謂玄武湖是也。一日諸閤老待漏朝堂，語及林泉之事，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，信爲盛事，又曰：「予非敢望此，但賜後湖，亦暢予平生也。」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：「主上尊賢待士，常若不及，豈惜一後湖，所乏者知章爾！」馮大有慚色。

朱鞏侍郎童蒙日，在廣陵入學，其師甚嚴，每朝午歸餐，指景爲約，其時不至，當行夏楚。朱雖稟師之命，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，過輒啅吠。鞏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：「幸無嚙我，早入學中，免爲夫子笞責。」精誠所至，涕泗交流，犬亦狂吠不顧。是夕犬暴卒於家。

處士史虛白，北海人也。清泰中，客游江表，卜居於潯陽落星灣，遂有終焉之志。容貌恢廓，高尚不仕。嘗對客奕棋，旁令學徒四五輩，各秉紙筆，先定題目，或爲書啟表章，或詩賦碑頌，隨口而書，握管者略不停綴。數食之間，眾製皆就，雖不精絕，然詞彩磊落，旨趣流暢，亦一代不羈之才也。晚節放達，好乘雙犢板轅，挂酒壺於車上，山童總角負瓢以隨，往來廬阜之間，任意所適，當時朝士咸所推抑。保大末，淮甸未寧，割江之際，虛白乃爲〈割江賦〉以諷，曰：「舟車有限，沿汀島以俱閒；魚鱉無知，尚交游而不止。」又賦〈隱士詩〉云：「風雨揭卻屋，渾家醉不知。」其譏刺時政，率皆類此。元宗南幸，道由蠡澤，虛白鶴氅杖藜，謁鑾輅於江左。元宗駐蹕存問，頒之穀帛，又知其嗜酒，別賜御醞數壺，以厚其意也。他日病將終，謂其子曰：「皇上賜吾上樽，飲之

略盡，固留一榼藏之於家，待吾死日，殮以時服，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，葬之足矣。四時慎勿享奠，有益勞費，何利死者？吾當不歆矣。」洎卒，家人一遵遺命，而其子頓絕時祀。每因節序，必修奠訖，爇紙緡於靈座，紙皆不化，用意焚之，火則自滅，遂不復更祭奠矣。

嚴續相公歌姬，唐鎬給事通犀帶，皆一代之尤物也。唐有慕姬之色，嚴有欲帶之心。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，唐適預焉。嚴命出妓解帶，較勝於一擲，舉座屏氣觀其得失。六骰數巡，唐彩大勝。唐乃酌酒，命美人歌一曲，以別相君。宴罷，拉而偕去，相君悵然遣之。

昇元初，許文武百僚觀內藏，隨意取金帛，盡重載而去。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，餘無所取，士君子以是而多之。終尚書郎。

鍾謨性聰敏，多記問，奏疏理論，穎脫時輩。自禮部侍郎聘周，忤旨，左授耀州典午。盛夏之月，自周徂秦，每見道旁古碑，必駐馬歷覽，皆默識。或止郵亭，命筆繕寫，一日之行，不過數里而已。又見一圭首豐碑，制度甚廣，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，臥諸荒塹之中，半爲水潦所淹，無由披讀。謨欣然解衣，游泳塹中，以手捫揣，默記其文，志諸紙墨。他日徵還，重經是路，天久不雨，無復沈碑之泉，乃發笥得舊錄本，就塹較之，無一字差誤。

馮謐總戎廣陵，爲周師所陷，乃削髮披緇以紿周人，將圖間道南歸，爲識者所擒，送至行在。時鍾謨亦使周，人或譏之，曰：「昔日旌旗，擁出坐籌之將；今朝毛髮，化爲行腳之僧。」世宗甚悅，因釋罪歸之，終中書侍郎。

賈崇自統軍拜使相，鎮江都，周師未及境，盡焚其井邑，棄壘而渡。元宗引見於便殿，責其奔潰之由，且曰：「朝野謂卿爲賈尉遲，朕甚賴卿，一旦敵兵未至，棄甲宵遁，何施面目至此耶？」崇叩首具陳：「舒元既叛，大軍失律，城孤氣寡，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，雖真尉遲，亦無所施其勇。臣當孥戮，惟陛下裁之。」以忤旨釋罪，長流撫州。

元宗少躋大位，天性謙謹，每接臣下，恭慎威儀，動循禮法，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。夏日御小殿，欲道服見諸學士，必先遣中使數四宣諭，或訴以小苦，巾裹不及冠褐可乎？常目宋齊丘爲子嵩，李建勳爲史館，皆不之名也，君臣之間，待遇之禮率類於此。

沈彬長者，有詩名，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，閒居於江西之高安，三吳侯伯多餉粟帛。嘗荷杖郊原，手植一樹於平野之間，召諸子戒曰：「異日葬吾此地，違之者非人子也。」居數年，彬終，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，尋有術士語以吉凶事，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，家人諾之。是夕諸子咸夢家君訶責擅移葬地，「復違吾言，禍其至矣。」詰朝乃依遺命，伐樹掘土，深丈餘，得一石椁，工用精妙，光潔可鑒，蓋上刊八篆字，云：「開成二年壽椁一所。」乃舉棺就椁而葬之，廣狹之間皆中其度。彬第二子道者，亦能爲詩，以色絲系銅佛像，長寸余，懸於襟上，衣道士服，辟穀，隆冬盛夏，惟單褐布裙，跣足日馳數百里。狂率嗜酒，罕接人事，多往來玉笥、浮雲二山，林棲野宿，不常厥居。至今尚在，南中人多識之。

王崇文以舊德殊勳，位崇台衮，巨鎮名藩節制逮之，坐鎮浮競，出入三朝，喜慍莫形，世推名將。臨武昌日，閱兵於蹴鞠場，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，久經霖雨，一旦而頹，出乎不意，聲聞數里。左右色動心恐，惟崇文指縱點閱，安詳如故，亦無所顧問。

何敬洙善彈射，性勇決，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。李性嚴毅，果於殺戮，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愆，鮮獲全宥。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，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擎於手中，謂諸僮曰：「誰敢破此？」何時余酣乘興，厲色而應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吾敢碎之。」乃擲硯於石階之上，鏗然毀裂，羣豎迸散，無敢觀者。翊日李衙退視事，責碎硯之由，主者具以實對。李極怒，即命擒何以至，死不旋踵矣。夫人素賢明，知何有奇相，每曰異日當極貴，至是匿何後堂中。旬浹之間，李怒未解，夫人亦不敢救。一日，李獨坐小廳，有一烏申喙向李而噪，其聲甚厲，李惡之，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，烏亦隨其所之，叫噪不已，命家人多方驅逐，略無去意。李性既褊急，怪怒愈甚，顧謂左右曰：「何敬洙善彈，亟召來，能斃此畜，當釋爾罪。」何應召而至，注丸挾彈，精誠中激，應弦斃之。李佳賞至再，遂釋其罪。洎成立，擢爲小校，以軍功累建旌鉞。建隆初，自江西移鎮鄂渚，下車之日，小亭中復見一烏，顧何而鳴，何曰：「昔日全吾之命，得非爾乎？」乃取食物，自置諸掌，烏翻然而下，食何掌中。其後，何位至中書令，授太師致仕，功算崇極，時莫與比。靈禽之應，豈徒然哉！

馮僎即刑部尚書謐之子也，舉進士，初年少，眾譽籍籍，以爲平折丹桂。秋試之間，僎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剎極高處打方響。先是徐幼文能圓夢，遂詣徐請圓之。徐曰：「雖有聲價至下地。」洎來春，僎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榜下。或有責徐之言謬者，徐曰：「誠於吾語，後當知之。」放榜數日，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，遂追榜御試，馮果覆落。

鄧匡圖爲海州刺史，有野客潘展謁之，鄧不甚禮遇，館於外廒。忽一日，鄧命潘觀獵近郊，鄧妻因詣廒中，覘展栖泊之所，弊榻莞席竹籠而已。籠中有錫彈丸二枚，其他一無所有。艾夜展從禽歸，啟籠之際，忽爲嘆駭之聲，且曰：「定爲婦人所觸，幸吾朝來攝其光銼，不爾斷婦人頸久矣。」圉人異之，乃聞於鄧。鄧詰其由，室家具以實告。鄧頗驚異，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：「先生其有劒術乎？」潘曰：「素所習之。」鄧曰：「願先生陳其所妙，使某拭目一觀可乎？」潘曰：「何不可也，明日公當齋戒三日，擇近郊平廣之地，可試吾術。」鄧如其約，至期命潘聯鑣而出，至城東。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，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，微微出指端，須臾上接於天，若風雨之聲，當空而轉，又繞鄧之頸，左盤右旋千餘匝，其勢奔掣，其聲錚摐，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。鄧據案危坐，喪精褫魄，雨汗浹體，莫知己身之所從，乃稽首祈謝曰：「先生神術固已知矣，幸攝其威靈，無相見怖。」潘笑舉一手，二白氣復貫掌中，若雲霧之乍收，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。鄧自此禮遇彌厚，表薦於烈祖納焉。其後欲傳之於人，一夕夢其師怒展擅泄靈術，傳非其人，陰奪其法，既寤，不復能劒矣。尋病終於紫極宮，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，後當屍解，上從之，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。至保大中，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，骸骨尚在，迄無異焉。

卷二

進士黃可字不可，孤寒朴野，深於雅道，詩句中多用「驢」字，如〈獻高侍郎詩〉云「天下傳將舞馬賦，門前迎得跨驢賓」之類。又嘗謁舍人潘佑，潘教服槐子，云豐肌卻老。明旦潘公趨朝，天階未曙，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，追而視之，即可也。怪問其故，乃擁條而對曰：「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，故今日齋戒而掇之。」潘大噱而去。

孫晟爲尚書郎，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壟之間。徙居之日，群公萃止，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，謂孫曰：「湫隘若此，豈稱爲相第耶！」舉坐莫喻其旨。明年孫拜御史大夫，旬日之間，果正台席。

《昇元格》：盜物直三緡者，處極法。廬陵村落間有豪民，暑雨初霽，曝衣篋於庭中，失新潔衾服不少許，計其資直不下數十千，所居僻遠，人罕經行，唯一貧人鄰垣而已，周訪蹤狀，必爲鄰人盜之，乃訴於邑。邑白郡，郡命吏按驗，歸罪於貧人，詐服爲盜。詰其贓，即言散鬻於市，蓋不勝捶掠也。赴法之日，冤聲動人。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，未即刑戮，遂具案聞於朝廷。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。儼持法明辨，甚有理聲，受命之日，乃絕葷茹，齋戒理棹，冥禱神祇，晝夜兼行，佇雪冤枉。至郡之日，索案詳約始末，

迄無他狀。儼是夕復焚香於庭，稽首冥禱，願降儆戒，將行大辟。翊日天氣融和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，至失物之家，震死一牛。盡剖其腹，腹中得所失衣物，乃是爲牛所啖，猶未消潰。遂赦貧民，而儼驟獲大用。

諫議大夫張義方，命道士陳友者合還丹於牛頭山。頻年未就，會義方遘疾將卒，恨不成九轉之功，一旦命子弟發丹竈，竈下有巨虺，火吻錦鱗，蜿蜒其間，若爲神物護持。乃取丹自餌一粒，瘖喑痙而終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，服之陰者不壽也。

劉仁贍鎮壽春，周師堅壘三戰，蹙而不降。一夕愛子泛舟於敵境，艾夜爲小校所擒，疑有叛志，請於贍。贍將行軍法，監軍使懇救不回，復使馳告其夫人。夫人曰：「某即妾最少子，攜提愛育，情若不及，奈軍法至重，不可私也。名義至大，不可虧也。苟屈公議，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，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？」遂促令斬之，然後成其喪禮。戰士無不墮淚。

高越，燕人也，將舉進士，文價藹然，器宇森挺，時人無出其右者。鄂帥李公賢之，待以殊禮，將妻以愛女。越竊諭其意。因題〈鷹〉一絕，書於屋壁云：「雪爪星眸眾鳥歸，摩天專待振毛衣，虞人莫謾張羅網，未肯平原淺草飛。」遂不告而去。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，與王同歸烈祖，累居清顯，終禮部侍郎。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，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，以江、高爲稱首焉。

朱匡業、劉存忠雖無勳略，然以宿舊嚴整，皆處環衛之長。劉彥貞壽陽既敗，我師屢北，京師危之。元宗臨軒旰食，問其守禦之方，匡業對曰：「時來天地皆同力，運去英雄不自由。」遂忤旨流撫州。存忠在側，讚美匡業之言不已，流饒州。

韓寅亮，偓之子也。嘗爲予言：偓捐館之日，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，而緘鐍甚密，人罕見者，意其必有珍翫。使親信發觀，惟得燒殘龍鳳燭、金縷紅巾百餘條，蠟淚尚新，巾香猶鬱。有老僕泫然而言曰：「公爲學士日，常視草金鑾內殿，深夜方還翰苑，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，公悉藏之。自西京之亂，得罪南遷，十不存一二矣。」余丱歲，延平家有老尼，嘗說斯事，與寅亮之言頗同，尼即偓之妾云耳。

張易爲太弟賓客，方雅真率，而好乘醉凌人，時論憚之。嘗侍宴昭慶宮，儲后出所愛玉杯親酌易酒，捧翫勤至，有不顧之色。易張目排座，抗音而讓曰：「殿下輕人重器，不止虧損至德，恐乖聖人慈儉之旨。」言訖，碎玉杯於殿柱，一座失色，儲后避席而謝之。

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，忘其姓名，體貌魁偉，飲啖酒肉有兼人之量。晚節服餌丹砂，躁於沖舉。魏王之鎮潯陽也，郡齋有雙鶴，因風所飄，憩於道館，迴翔嘹唳，若自天降。道士且驚且喜，焚香端簡，前瞻雲霓，自謂當赴上天之召，命山童控而乘之。羽儀清弱，莫勝其載，毛傷背折，血灑庭除，仰接久之，是夕皆斃。翌日，馴養者詰知其狀，訴於公府，王不之罪。處士陳沆聞之，爲絕句以諷云：「啖肉先生欲上昇，黃雲踏破紫雲崩。龍腰鶴背無多力，傳語麻姑借大鵬。」

慶王茂，元宗第二子也，雅言俊德，宗室罕倫，未冠而薨。上深軫悼，每顧侍臣曰：「子夏喪明，不爲異也？」或對曰：「臣聞仁而不壽，仙經所謂鍊形於太陰之中，然慶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，友王喬於玉除，伏望少寢矜念。」上泫然焉。

烈祖輔吳，將有禪讓之事，人情尚懷彼此，一二不樂。周宗請之，上曰：「吾夜夢爲人引劒斷吾之頸，意所惡之。」宗遽下階拜賀曰：「當策立耳。」居數日而內禪。

王魯爲當塗宰，頗以資產爲務。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於縣尹，魯乃判曰：「汝雖打草，吾已蛇驚。」爲好事者口實焉。

鄧亞文，高安鄉野之人也，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。升廳就案而食，自謂尊顯彌極。還語兒子輩云：「當思爲學自致煙霄。吾爲百里之長，聲鼓喫飯，腦後接筆，此吾稽古之力也。」

宋齊丘微時，相者相之曰：「君貴不可說，然亞夫下獄之相，君實有之。位極之日，當早引退，庶幾保全。」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，復以大司徒就徵。保大末，坐陳覺謀干犯事，乃餓死於青陽。

元宗幼學之年，馮權常給使左右。上深所親倖，每曰：「我富貴之日，爲爾置銀靴焉。」保大初，聽政之暇，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，頒賚有等。語及前事，即日賜銀三十觔以代銀靴。權遂命工鍛靴穿焉，人皆哂之。

元宗嗣位之初，春秋鼎盛，留心內寵，宴私擊鞠，晷無虛日。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〈水調詞〉進酒，花飛唯歌「南朝天子好風流」一句，如是者數四。上既悟，覆杯大懌，厚賜金帛，以旌敢言。上曰：「使孫、陳二主得此一句，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。」翌日，

罷諸懽宴，留心庶事，圖闔弔楚，幾致治平。

常夢錫爲翰林學士，剛直不附，貴近側目。或謂曰：「公罷直，私門何以爲樂？」常曰：「垂幃痛飲，面壁而已。」蓋馮、魏擅權之際也。

周業爲左街使，信州刺史本之子也。與劉郎素有隙。劉郎，長公主壻，時爲禁帥。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，業方潛飲人家，醉不能起。有聞上者，上顧親信施仁望曰：「率衛士十人詣災所，見其馳救則釋，不然就戮於牀。」仁望既往，亟使召業家語之。業大怖，衣女子服奔見仁望，仁望怒之。洎火息復命，至便殿門，會劉郎先至，亦將白災事，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，又懼與之偕罪，計出倉卒，遽排劉，越次見上曰：「火不爲災，業誠如聖旨。」上曰：「戮之乎？」仁望曰：「業父本方臨敵境，臣未敢即時奉詔。」上撫几大悅曰：「幾誤我事。」仁望自此大獲獎用，業乃全恕。

張子通既貴，其弟子游好次薙露，暑月衣犢鼻，納涼門廡。值里巷喪車過，必徑趨羣挽中，聲調清壯，抑遏中節，或至郊外，通夕而歸。喪家以子通故，攝至客位，常享醉飽。其兄恥之，雖戒勖，終不能止。

陳誨嗜鴿，馴養千餘隻。誨自南劒牧拜建州觀察使，去郡前一月，羣鴿先之富沙，舊所無子遺矣。又嘗因早衙，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，爲鷹鸇所擊故也。誨感之，自是不復食鴿矣。

章齊一爲道士，滑稽無度，善於嘲毀，娼里樂籍多稱其詞。弟曰齊二，次曰齊三。保大中，任樂坊判官。一旦暴疾，齊一齰舌而終。

女冠耿先生，鳥爪玉貌，甚有道術。獲寵於元宗，將誕前三日，謂左右曰：「我子非常，產之夕當有異。」及他夕，果震雷繞室，大雨河傾，半夜雷止，耿身不復孕，左右莫知，所產將子亦隨失矣。

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，富於資產，性鄙屑，別墅林池，未嘗暫適。既不嗜學，又杜絕賓客，惟自荷一鋤，理小圃成畦，以真珠千餘顆若種蔬狀，布土壤之間，記顆俯拾，周而復始，以此爲樂焉。

烈祖鎮建業日，義祖薨於廣陵，致意將有奔喪之計。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：「幸聞

兄長，家國多事，宜抑情損禮，無勞西渡也。」宗度王等非本意，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。康王以匆遽爲詞。宗袖中出筆，復爲左右取紙，得故茗紙帖爲手札。康王不獲已而札曰：「幸就東府舉哀，多壘之秋，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。」明年烈祖朝覲廣陵，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，誣上不以臨喪爲意，詛讓百端，冀動物聽。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，王靦顏而已。

兵部尚書杜業，任樞密，有權變，足機會，兵賦民籍，指之掌中。其妻張氏妬悍尤急，室絕婢妾，業憚之如事嚴親。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，誡之曰：「業位望通顯，得置妾媵，何拘忌如此，豈婦道所宜耶！」張雪涕而言曰：「業本狂生，遭逢始運，多壘之初，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，而又早衰多病，縱之必貽其患，將誤於任使耳。」烈祖聞之，大加獎嘆，以銀盆綵段賞之。

烈祖輔吳，四方多壘，雖一騎一卒，必加姑息。以群校多從禽聚飲近野，或騷擾民庶，上欲繩之以法。而方藉其材力，思得酌中之計，問於嚴求。求曰：「無煩繩之，易絕耳。請敕泰興、海鹽諸縣罷採鷹鸇，可不令而止。」烈祖從其計，期月之間，群校無復游墟落者。

嚴求微時爲陽邑吏。陽宰器之，待以賓禮，每曰：「卿當自愛，他日極人臣之位。吾不復見卿之貴，幸以遺孤留意。」期年嚴亟登公輔，宰歿既久，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，嚴贈擔石束帛而已，其子慊懷而退，嚴不甚顧，密遣家人齎黃金數十觔，伺於逆旅間，謝之曰：「非陽宰之子乎？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。」又薦一官，地宅僕馬畢爲之置。其子他日及門致謝，嚴曰：「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。」一見後終身謝絕焉。

烈祖輔吳日，與諸侯會射延賓亭。劉信擎牙注矢揖擬四座。小校孫漢威疑不利於上，忽引身障烈祖，以己當之。上自此益加寵遇，位至侍中、九江帥。

劉信攻南康，終月不下。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，詈曰：「語劉信要背即背，何疑之甚也？」信聞命大怖，并力急攻，次宿而下。凱旋之日，師至新林浦，犒錫不至，亦無所存勞。他日謁見，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，以紓前意。信酒酣，掬六骰於手曰：「令公疑信欲背者，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。不負公，當一擲徧赤，誠如前旨，則眾彩而已，信當自拘，不煩刑吏耳。」義祖免釋不暇，投之於盆，六子皆赤。義祖賞其精誠昭感，復待以忠貞焉。

李建勳鎮臨川，方與僚屬會飲郡齋，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，訴以赴鎮日近，器用儀注或闕，求輟於臨川。李無復報簡，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：「偶罷阿衡來此郡，固無閑物可應官。憑君爲報群胥道，莫作循州刺史看。」

趙王李德誠鎮江西，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。王使女妓數人，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，偕立庭中請辨良賤。客俯躬而進曰：「國君頭上有黃雲。」群妓不覺皆仰首。日者曰：「此是國君也。」王悅而遣之。

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，及爲兵部侍郎也，其妻李氏妬悍，親執廚爨，不置妾媵。齊丘選姿美之婢三人與之，李亦無難色，奉侍三婢若舅姑禮。問其故，李曰：「此令公寵倖之人，見之若面令公，何敢倨慢。」三婢既不自安，求還宋第，宋笑而許之。

馮延巳鎮臨川，聞朝議已有除替，一夕夢通舌生毛。翊日有僧解之曰：「毛生舌間不可剃也，相公其未替乎？」旬日之間，果已寢命。

張洎計偕之歲，爲潤帥燕王冀所薦。首謁韓熙載，韓一見待之如故，謂曰：「子好一中書舍人。」頃之，韓主文，洎擢第，不十年，果主綸闈之任。

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，妙絕當代。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，上甚欲召對，屬淮甸多故，盤桓朞月，戎務日繁，竟不獲見。出關日，李建勳贈一絕云：「韻如古澗長流水，怨似秋枝欲斷蟬。可惜人間容易聽，新聲不到御樓前。」

鍾傳鎮江西日，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，傳以歷日包一橘，置袖中使射之，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：「太歲當頭立，諸神莫敢當。其中有一物，常帶洞庭香。」

程員舉進士，將逼試，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：「君與王倫、廖衢、陳度、魏清並已及第。」員夢中驚喜，理服馳馬詣省門，見楊遂、張觀、曾顗立街中，謂曰：「榜在雞行，何忽至此？」員悵然而覺，秘不敢言。其年考功員外郎張佖權知貢舉，果放楊遂等三人，員輩卒無徵應。既夏，內降御札，尚慮遺賢，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，務在精選。洎果取員等五人，附來春別榜及第，明年歲在癸酉也。

李德來任大理少卿，持法甚峻，忌刻便佞，時號「李貓兒」。本無學術，詐稱博聞，每呼馬爲韓盧，樂工爲伶倫，諂佞爲謇諤，以此貽譏於世。

木平和尚，不知何許人也，保大初徵至闕下，傾都瞻禮，闐咽里巷，金帛之施，日積數萬。嘗出入宮禁中，他日從上登百尺樓，上曰：「新建此樓，制度佳否？」木平曰：「尤宜望火。」上初不喻其旨。居數歲，木平卒，淮甸大擾，自壽陽置烽堠以應龍安山，旦夕上多登覽，以瞻動靜。又上最鍾愛慶王，王初幼學，上問壽命幾何，木平曰：「郎君聰明哲智，預知六十年事，壽當七十。」是歲疾終，年十七，蓋反語以對之也。

李徵古，宜春人也，少時賤游，嘗宿同郡潘長史家。是夜，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，擁劒　　衙隊約二百人，或坐或立，且云：「太守在此」，洎見，乃寓宿秀才。覺後言於潘曰：「此客非常人也，妾來晨畧見。」餞酒一鍾，贈之金栀腕，曰：「郎君他日富貴，慎勿相忘。」李不可知也。來年至京，一舉成名，不二十年，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。離闕日，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。

韓熙載放曠不羈，所得俸錢，即爲諸姬分去，乃著衲衣負筐，命門生舒雅執手版，於諸姬院乞食，以爲笑樂。使中國作詩云：「我本江北人，去作江南客。舟到江北來，舉目無相識。不如歸去來，江南有人憶。」

陶穀學士奉使，恃上國勢，下視江左，辭色毅然不可犯。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，每日弊衣持帚掃地。陶悅之與狎，因贈一詞名〈風光好〉云：「好因緣，惡因緣，只得郵亭一夜眠。別神仙，琵琶撥盡相思調，知音少。待得鸞膠續斷弦，是何年。」明日後主設宴，陶辭色如前，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，陶大沮，即日北歸。

韓熙載北人，仕江南，致位通顯，不防閑婢妾，有北齊徐之才風。侍兒往往私客，客賦詩有云：「最是五更留不住，向人枕畔著衣裳。」之句，熙載亦不介意。

佚文

李堯，廣陵布衣，常以喉舌捭闔爲己任。宋齊丘罷鎮江西，堯裹足來謁。齊丘問：「客素習何業？」堯曰：「修相業，於今十年矣。」宋曰：「君修相福乎？」堯不能答。他日，復求見宋，屬子卒，左右不復通知，乃題一絕而去。詞曰：「中興唐祚滅強胡，總是先生設遠謨。今日喪雛猶解哭，讓皇宮眷合何如？」〈商務印書館本《說郛》卷二〇「譏嘲」。按《江表志》亦載此事，其詩畧不同：「安排唐祚挫強吳，盡是先生設廟謨。今日喪雛猶自哭，讓皇宮眷合如何？」〉

朱業爲宣州刺史，好酒凌人，性復威厲，飲後恣意斬決，無復見者。惟其妻鍾氏能制之，搴幃一呼，懾栗而止。張易令通倅之職，至府數日，業爲啟宴。酒舉未及三爵，易乘宿醒，擲觥排席，詬讓蜂起。業怡聲屏幛之間，謂左右曰：「張公使酒，未可當也。」命扶易而出，此後府公無復使酒焉。〈同上書「使酒」〉

元宗曲燕保和堂，命從官賦詩。學士朱鞏詩成獨晚，洎眾制皆就，鞏已醉矣。唯進一聯，上疑其構思大久，復不終篇。鞏再拜致謝曰：「好物不在多。」左右掩口而笑。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者，皆以朱公爲口實。〈同上書「好物不在多」。也見《類說》卷二一，文字畧有出入。〉

魏王知訓爲宣州帥，苛政斂下，百姓苦之。因入覲侍宴，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狀。傍一人問曰：「何爲者？」綠衣人對曰：「吾宣州土地神，王入覲，和地皮掠來，因至於此。」〈同上書「掠地皮」。也見《類說》卷二一，文字畧有出入。〉

張崇帥廬州，好爲不法，士庶苦之。嘗入覲江都，廬人幸其改任，皆相謂曰：「渠伊必不復來矣。」崇來，計口徵「渠伊錢」。明年再入覲，盛有罷府之議，不敢指實，道路相見，皆捋鬚相慶。崇歸，又徵「捋鬚錢」。嘗爲伶人所戲，一伶假爲人死，有譴當作水族者，陰府判曰：「焦湖百里，一任作獺。」崇大慚。〈同上書「捋須錢」。也見《類說》卷二一，文字略有出入。〉

後主篡位之初，嘗夢一羊升武德殿御床，意甚惡之。及金陵之陷，補闕楊克讓首知府事。盛衰之理，其明徵歟！〈同上書「夢識」〉

李羽能詩，五十方擢第，嘗獻江淮郡守詩曰：「塞詔東來淝水濱，時情惟望秉陶鈞。將軍一陣爲功業，忍見沙場百戰人。」蓋郡守盧公一舉及第。〈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卷一《諷諭門》〉

李古少貧賤，一舉成名，不二十年，自副樞密除本州刺史。有〈登祝融峰〉云：「欲上祝融峰，先登古石橋。鑿開巉嶮處，取路到丹霄。」〈同上書卷一六《留題門下》〉

馮延魯公出討閩中，催督軍糧，急於星火。李建勛以詩寄之曰：「粟多未必全爲計，師老須防有伏兵（江表志粟多未必爲全計，師老須防有援兵）。」既而福州之兵果爲越人

所敗。及歸，遷司空，累表乞致政，自稱鍾山公。詔授司徒，不起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，建勛以詩答曰：「司空猶不作，那敢作司徒。幸有山公號，如何不見呼？」先是，宋齊丘自京口求退於青陽，號九華先生，未周期，一詔而起，時論薄之。建勛年德未衰，時望方隆重，或有以比宋公者，因爲詩曰：「桃花流水雖相似，不學劉郎去又來。」〈同上書卷一八《紀實門中》。又見《類說》卷二一，文字畧有出入。〉

陳喬、張俄重陽日登高於北山湖亭，不奏聲樂，因吟杜工部〈九日宴藍田崔氏莊〉詩，其末句云：「明年此會知誰健？醉把茱萸仔細看。」員外郎趙宣父時亦在集，感慨流涕者數四，舉座異之。未幾，趙卒。〈同上書卷二四《感事門》〉

周顓處士洪儒奧學，偶不中第，旅浙西，從事歡飲，惟昧於章程，座中皆戲之。有贈詩曰：「龍津掉尾十年勞，聲價當時鬥月高。惟有紅妝回舞手，似持霜刃向猿猱。」周和曰：「十載文場敢憚勞，宋都回鷁爲風高。今朝甘伏花枝笑，任道樽前愛縛猱。」〈同上書卷三八《譏誚門中》〉

保大中，廣陵理城隍，因及古塚，得石志一所云：「日爲箭兮月爲弓，四時射人兮無窮。但得天將明月化，不覺人隨流水空。山川秀兮碧穹窿，崇夫人墓兮直其中。猿啼烏嘯煙蒙蒙，千年萬年松柏風。」或云李白詞。〈同上書卷五〇《鬼神門》〉

烈祖曲宴便殿，引鴆觥賜周本。本疑而不飲，佯醉，別引一卮，均酒之半，跪捧而進曰：「陛下千萬歲！陛下若不飲此，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，臣不敢奉詔。」上色變，無言久之，左右皆相顧流汗，莫知所從。伶倫申漸高，有機智者，竊諭其旨，迺乘談諧盡並兩盞以飲之，內杯於懷中，亟趨而出。上密使親信持藥詣私第解之，已不及矣，漸高腦潰而卒。〈四部叢刊本《資治通鑑考異》卷二九〉

大食國進龍腦油，其味辛烈，解醒蠲疾，上所秘惜。耿先生見之曰：「此非佳者，當爲大家致之。」迺縫夾絹囊，貯白龍腦數斤，懸於屋棟上，以胡餅盛之。少頃，瀝液如注。上嘆歎駭不已，命酒泛之，味逾於大食國進者。〈《永樂大典》卷八八四一〉

陳省躬嘗夢騎一馬，入一府署曰「天下太平」，未幾除太平令。後復夢烏衣吏仗劒斷其一臂。時省躬弟長參從事京口，值甲戌之圍，音耗久絕，尚以手足爲念。既而金陵傾陷，歸朝，除深州下博令。〈同上書卷一三一三九〉

內中嘗欲真珠數升，耿先生曰：「易致耳。」即命以小麥數升，以銀釜炒之。食頃，勻圓成珠。〈同上書卷一四九一二〉

魏明好作詩詞，多而不格。嘗攜近詩詣韓熙載，韓託以病目，請置几案徐覽。明曰：「侍郎目昏，請自爲吟之。」韓曰：「耳聾加劇，切忌不聞。」〈文淵閣四庫本《類說》卷二一〉

金陵圍逼之際，人多患腳弱而卒。童謠云：「索得娘來破卻家，後園桃李不生花。豬兒狗兒總死盡，養得貓兒遇赤瘕。」一僧解之曰：「娘，謂再娶周后。不生花，謂之枯瘁。豬狗死盡，戊亥年腳弱而亡者。赤瘕，貓目疾，不能捕鼠，謂不見丙子年也。」〈同上書〉

金陵建國之初，軍儲未實，關市之利，苛悉農桑商賈。時亢旱日久，上曰：「近京皆報雨足，獨京城不雨，何也？」申漸高對曰：「雨懼抽稅，不敢入城。」上即下詔停額外稅，俄雨沾足。故知優旃漆城，耶律瓦衣，不爲虛矣。〈同上書〉

給事中喬舜知舉，進士及第者五人，皆以舉數升降等甲。無名子謂喬之榜類陳橘皮，（半白多）〔年多者〕居上。〈同上書。也見《錦繡萬花谷後集》卷一九「科舉」，末句作「年多者居上」。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